

紫雲外集

第一卷

太白文艺出版社

牧笛文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笛文集/牧笛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80605-00035

I. 牧… II. 牧…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牧笛—文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571 号

牧笛文集
牧笛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3 印张 16 插页 123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605-813-3/I·707
(全四册) 定价: 9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100)

出版前言

一、这是我近40年来所发表和出版过各类文学作品的总体集结，或曰总体“展示”。除少数作品因太过时或其他某种原因未能编进去，其余的基本上都汇集在这儿了。

我青年时代酷爱诗，曾由写诗起步；后来重点转向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还曾编过剧本。所以，文集中五花八门，上述各个品类作品样样皆有，可谓一锅子“大杂烩”吧！

现在有些年轻作家，步入文坛只有几年或十几年，就洋洋洒洒地写出数百万字，着实令人惊讶和羡慕；而我几十年只有这手头一百二十来万字，相形之下，更觉惭愧。

二、谁也脱离不开特定历史环境。30岁~40岁，是一个人一生中有关事业成就最重要的“黄金时期”。而我的这个年龄段，刚巧遇着了国难深重的十年“文革”。我曾很为此而惋惜叹喟。可过几年——确切说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当逐渐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以后，也便同时醒悟到在政治（或政策）统率一切左右一切的大气候里，在不允许个人有独立思想独立人

格和独立艺术追求的大环境中，文学艺术及其创作者的命运注定了必然是悲剧性的。所以即使没有那个十年，你又能有什么作为，你又能搞出什么真正有艺术水准的东西呢？！

文集中，我将部分属于“十七年”期间的作品也收了进来。对它们，说实话我不是爱惜，更不存在欣赏，仅仅是因它们不管怎样也属于我摸不掉的“足印”。编进来，一则对自个可留作一种纪念；二则，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某些历史“碎片”，另对明眼的朋友更能看清楚或对照出曾经有过的那种不该忽视不该忘记的历史教训。

三、文集的出版并不等于一个人艺术劳动的中止或终结。几乎所有衷情于许身于这个事业的人，都是一息尚存，笔杆不会放下。所以毫无疑问，不管成事大小，我会尽力利用更加珍贵的有限之年，争取能够多写点有用的作品出来。

四、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太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惠西平、责任编辑朱鸿和省作协主席陈忠实等朋友大力支持，同时得到了政界和企业界几位朋友在经费方面的慷慨资助。这里，让我以十分诚挚的心情说声，谢谢大家，谢谢诸位！

作 者

1999.8.26

目 录

第一卷 小说散文卷

出版前言.....	(1)
-----------	-------

● 小 说 卷

奶妈.....	(1)
立碑.....	(21)
村口.....	(33)
红杏出墙.....	(42)
乡亲.....	(55)
唢呐门第.....	(67)
在一个农家院里.....	(77)
盼归.....	(89)
胸怀.....	(98)
邻家悲剧.....	(110)
三锤.....	(121)

开学第一天·····	(129)
玉春是对的·····	(136)
灯·····	(138)
银铤闪闪·····	(144)
皮袄的故事·····	(149)
柠条根·····	(154)
写不尽的解说词·····	(162)
一封准备发表的信·····	(171)
黄彪·····	(183)
会捉迷藏的猫·····	(191)
会谈恋爱的鸽子·····	(201)
会嫉妒的鸡·····	(211)
一个鸽子家族的覆没·····	(220)
二大老爷·····	(233)
张干事与李干事·····	(239)
果园认亲·····	(251)
观巫·····	(255)
造神者·····	(259)
最后的雕塑·····	(262)

● 散 文 卷

梦见父亲·····	(273)
烟蒂·····	(278)

见到母亲·····	(282)
谢谢您，二妈·····	(286)
大漠魂·····	(293)
老冯“探亲”·····	(295)
欢乐的小山村·····	(297)
蟒坑行·····	(301)
红山一瞥·····	(304)
古塔岭上·····	(306)
牛鼻山前·····	(309)
红碱淖，这颗天赐明珠·····	(311)
统万城的太阳·····	(315)
成陵的云·····	(318)
壶口杂感·····	(321)
盐·盐根·那座坟·····	(323)
祈雨·····	(330)
无雪的冬天·····	(333)
一片骄傲的树叶儿·····	(336)
老拓这个人·····	(337)
不向命运屈服的女人·····	(340)
平凡而可敬的老人·····	(344)
养猪标兵张玉珍·····	(347)
“土专家”孙宏发·····	(350)
周老师和何瑞芳·····	(352)

我心中的柳青·····	(354)
我心中的老杜·····	(359)
一种境界·····	(366)
那真情，那童心·····	(368)
怀念老曹·····	(375)
想起杨进山·····	(379)
想起路丕桂·····	(382)
舞姿是怎样飘动起来的·····	(386)
王向荣的歌·····	(389)
追寻《刮大风》·····	(395)
寻找脚印的日子·····	(400)
他回到母亲身边·····	(415)
壮丽的凋谢——忆路遥·····	(418)

奶 妈

我回来得迟了，迟了。

她一定有不少话要向我说，可没来得及，没来得及。守着她的几个人都说，早一两天，她就已不行了。听说已给我发了电报，估计我准会回来，她便等着，等着。我早听人说过，人临死时的某种企盼，能抵挡住死神的最后一击，延缓死期，延长生命。看来这是真的。她一次又一次，用她那微弱的目光向门口望望；一次又一次，用她越来越微弱的声音，念叨着我的名字。当我终于踏进这门口，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突然眼里闪出一刹的亮光，嘴角还隐隐露出点儿笑意。

“奶妈，奶妈！我是鸿儿，我是鸿儿！……”

“嗯！……”这既像呻吟又像回答的声音，表明她认得了我。

“奶妈，奶妈！你，你说话呀！……”

我把耳朵贴近她嘴边，她好像聚积最后一点儿气力般，静了一会儿，将一个指头也动了动，断断续续说：“后边……箱……箱……底……油……油……布……包儿……”

说着，她便像油尽的灯，忽闪一下，眼里的光消失了，呼吸没有了；摸摸她胸口，心的搏动也停止了！

她去了，她去了！……

“妈！……妈！——啊，妈妈呀！……”她的儿子旺林，伏在她身上，放声哭喊着，大把大把的眼泪滴在她胸上。

“妈妈！……妈妈！……啊！我没好活过的妈妈呀！……”她的女儿香玲跪伏在她身边，死去活来地哭喊。

“妈妈呀！——我，我叫不答应（哪）妈妈呀！……”她的儿媳，芳芳她妈，也跪在她跟前，满脸泪水地嚎哭着。

“奶奶！……呜！——奶奶！……呜呜！……”她的孙女儿芳芳，使劲摇着她的肩头，嚎啕着，喊叫着，仿佛要把她重新呼唤醒来！……

我的悲哀和沉痛，也不比他们少的，至少不比芳芳她妈少的。可我已挤不到那中间去，又早已不习惯大声嚎哭或边哭边诉，我独自坐在一旁的小凳上，抽泣，哽咽！……

我是接到电报，就立即放下正在制作中的一幅画，急急赶回来的。可我还是迟了，没能跟她说上几句话。

我小时候，开始并不叫她奶妈。因她是我的户家大婶，娘家又跟我母亲的娘家同村，还是不远的同辈，他们说，我叫她大婶也行，叫姨姨也行，而我看见村里不少人称她窗花大婶，便也跟着这样称呼。我七八岁时，一天，母亲在闲谈中，忽说起我出生两三个月后，母亲患奶疼，曾让我吃过大婶十多天奶。我去问大婶，她也说有这事儿。

“大婶，那我叫你奶妈吧！”

“哎，甬叫吧！只吃了那么几天。就叫我大婶……”大婶不

安地说。

“不！大婶，我应该叫！我，我心里也想这么叫！”孩提时代的心理有时真怪，不知为啥，我真的很想这么称呼她。

“那，那就叫吧！”大婶格格地笑一声，又亲昵地看着我说：“噢，这也好！大婶我也喜欢你这个奶儿子！……”

从此，我便称她奶妈，她便认我为奶儿子了。

奶妈是这一带有名的巧手女人，人缘也非常好。她裁剪的衣裳，总比别人的合身好看，我每件衣服几乎都是妈妈请她裁剪的；她会用红胶泥捏泥娃娃、泥马马，捏出来活生生的，真逗人喜爱；她会用白面捏燕儿、雀儿、鱼儿、兔儿等等，蒸出来还不变形，每年寒食节，她准给我捏好多，妈妈用线穿成长串儿，我老挂在墙上，舍不得吃掉；她会用各种碎布片儿，缝制好看的小布老虎或小布人儿，每年端午节，她就缝制几个，里面装上好闻的艾叶儿，送给我玩！……她尤其特长的，是窗花剪得特别好，人们说，至少方圆几十里没人比过她的。她对这门手艺，也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每逢过年，不管她怎么忙，不管本村的或外村的谁来求她，她都乐意地答应下来，连明达昼地赶着剪好。我家的窗户上，自然是年年贴着她剪的窗花，正月里，有亲戚们来，都要惊异地端详，称赞！

我上小学时，就喜欢画画儿。我最初学画的许多画儿，就是临摹了奶妈剪出的那些窗花。比方，喜鹊梅花呀，石榴牡丹呀，鸡娃吃米呀，燕儿迎春呀，鹿儿回头呀等等，我看着它们都那么活泼泼的，真逗人，就不由得在一个小本子上，照着画，照着画！……

“看咱鸿儿画得怎样？”一次妈妈拿出我的小本子，让奶妈看。

“噫！不错哩！咱鸿儿真灵！……鸿儿，你比奶妈强了，我光会剪，还不会画呢！”奶妈高兴地笑着，鼓励我。

奶妈本来就喜欢我，见我爱画画儿，更像对待亲儿子般疼爱我，关心我。有几次，她用卖鸡蛋的钱买成铅笔和小本子，送给我。为让我有决心学好画儿，还给我讲了她小时候学剪纸的故事：她七、八岁时，看见别人剪的窗花好看，就一心想学会。可那时，她娘家很穷，哪有钱买那么多纸呢！而心里想学，总是会有办法的。过年糊窗子时，她总把扯下来的旧麻纸，选大块的拣起来，裁成方方正正的一叠，存起来；每年二月二日晚上，村里人敲锣打鼓去“祭山”，烧过香，还在山头插上各色的小纸旗儿，她为得到那些小纸旗儿，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便跑上山去拔回来！有时，什么样的纸也没有了，她就摘些桑叶、老麻叶或南瓜叶，当作纸片来练习着剪呀，剪呀！爸爸妈妈看她经常在地上、炕上剪下许多碎片儿，弄得乱糟糟的，有时，生气地训斥她：“你看，你看！你这疯女子，怎天天就是这么乱剪！能顶吃呢，还是顶喝呢！……”她感到很委屈。可她哭一会儿，过后，还是剪呀，剪呀！……

“鸿儿，奶妈这不算啥本事，只是生来有那么个爱好。我没念过书，没文化。你可好啦，又能念书，又学画画，总会学成真本事的！……”

人说，童年第一个老师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奶妈，也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一个老师——最优秀的美术老师。她的剪纸艺术，和学剪纸的精神，像她的奶汁一样，注入在我的血液里，生命里。还在我报考美术学院的考试中，一位招考老师就颇赏识我，说我的画里，有一种陕北剪纸艺术的味儿。进了美术学院，我连续几幅画，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赞赏，他们所欣赏的，也

正是我的画有民间造型艺术的质朴美。我那幅在全国青年画展中得奖的作品《雏鸡图》，更是有意识发挥奶妈给予我的长处，甚至我作画时多次想到她的《鸡娃吃米》等，想到那些毛绒绒的可爱的小鸡娃儿！……

人对人的理解，人对人价值的认识，看来确实跟文化、教养和行道造诣有重要关系的。如果说，小时候，我对她的爱和敬，是出于朴素的情感和直觉，那么，到后来，到上了美术学院，到我的画获了奖，我才突然“上升”了，突然懂得，我的奶妈原来是这样的不平常，不平凡！我拿出在我临上美院前她送给我的那些剪纸，越看越觉趣味无穷，越看越觉想流泪；我凭着搞艺术人的良心，我觉我要讲明我的艺术生命的“秘密”，讲明奶妈，讲明奶妈对我的影响，对我的潜移默化，我便把她送我的剪纸拿给老师看，拿给同学们看。他们一看，简直都惊呆了，一遍又一遍看个没够，有几位，激动得流下泪来！……

这些剪纸，其中的几幅，如《猴吃烟》、《倒照鹿》、《大雁飞》、《金鸡啼晨》、《鱼戏莲花》等，经我的老师推荐，省画院作为珍贵剪纸艺术品收存了。那个暑假，我回来，带着省画院给她的二百元酬金，先跑她家里，听说她上山掏种自留地去了。我心急着要向她报喜，要向她送钱，又赶忙跑到山上去。那天，刮着大黄风，在那个黄土山坡上，我找到了她。她正穿着一身破旧的补丁衣，正披头散发，满身尘土，举着把镢头，一下一下地刨着地。说真的，当时，我一看，立即想起在西安半坡看见过的五千年前的原始人画像。我再想到手中的钱，想到她那几幅已被收存在省画院的珍贵作品，想到它们的价值和生命，我忍不住流眼泪了！

“奶妈，这钱……”我向她说明情况。

“我不信！鸿儿，你别哄我，这准是你的钱！……奶妈我能过得了，我自个能过得了！你别……”

“奶妈，我不哄你，我讲的全是真的！……”

“我不信，我不信！我随便乱剪的那些，怎，怎会……”她竟怎么也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怎么也不相信那“随便乱剪”的价值，更不相信自己这么个乡里女人会被那样看重。

直到最后，她看着我一把一把抹眼泪了，才愕然而半信半疑地接下那钱。至于到后来，到她临终，是否相信了，我也说不清。这次，我回来迟了，回来迟了！……

奶妈入殓之后，棺材停放在西墙旁的灵棚里。按这儿风俗，孝子孝媳孝孙们每晚要烧夜纸和哭灵。这会儿，又烧夜纸和哭灵了。

我们这儿哭灵，很有些讲究，也很有点意思。男人、小孩，一般是哭叫，或呜呜的嚎，多数是真情的。女人们，尤其中年以上的女人们，一般边哭边诉，这哭诉，有的是真情的，有的半真半假，有的则纯粹是假哭，或借此哭彼。此刻，我听得出来，芳芳和她爸呜呜的哭，那是真实的痛苦悲伤的声音；芳芳她妈的哭，有哭也有诉，诉的内容过于公式化，过来过去那几句：“妈妈呀，我叫不答应的妈妈呀！我哪搭儿再见上我的妈妈呀！……”尤其那有意拖长的声调，让人一听就觉缺乏内在感情，似有些儿应付差事！

此刻，最为揪心的，是香玲姐的哭，她哽哽咽咽，一声又一声哭诉道：“妈妈呀！妈妈呀！……我，我受了气的妈妈呀！……我一辈子没好活过的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你，你给我说说你满心的苦楚呀！……”她的声调也十分悲切凄惋，似

在为妈妈不平，似在替妈妈诉苦，也似向有人发出谴责！

听着香玲姐的哭，我也又不由抽泣、哽咽起来。是的，我的奶妈，活七十多岁，可七十多年，她的确没好活过几天，她受了罪也“受了气”，心里积满了人间的苦酸！

关于她小时候一些事，她给我讲过一些，母亲也给我讲过一些。据说，她长到六七岁以后，就在同辈小姑娘中，是最聪明，最手巧，也最俊气的一个。可她的家太穷了，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更不幸的是，一年遭了大灾荒，她一个家里，就有奶奶、爷爷和小妹三口人，被活活饿死了！一天，她到山里拔野菜，也饿昏在地上，幸亏被人发现，抱了回来！……

她十六岁那年，就嫁给我的户家大叔了。大叔是个英俊后生，也是个懂理的人，勤快的人。虽说是包办成的，可两人关系挺好，感情挺深的。不多久，毛主席带领红军到了陕北，这一带成了解放区。八路军接管“三边”后，大叔给贸易货栈拉起骆驼来。一般十来天一个往返，从“三边”把皮毛、大盐等运向东边的黄河畔，又把棉花、布匹等运向“三边”等地。大叔有一副好嗓子，歌儿唱得真好听。赶我能记些事儿时，大叔仍干着这事儿。他每次回来，几里外，就听到驼铃的叮冬叮冬声，随即，伴着这驼铃声，传来大叔亮格哇哇的歌声：

一道道水来(呀)一架架山，

翻山(那个)渡水(呀)走三边；

三边(那个)地方(呀)有三宝，

皮毛(那个)大盐(呀)甜甘草！……

大叔见过世面，唱歌不怕人。当那一长串驼队进了村庄，他

照样只顾牵着缰绳，踏着步儿，放开声儿唱：

三十里(呀)明沙四十里(那个)滩，

走到哪儿我总把妹妹盼！

看见妹妹(呀)你硷畔上站，

惹得哥哥(呀)我泪花花转！……

这歌声，是大叔有意唱给大婶听的。我们一群小孩子，当时不懂这些，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一长串高大魁威的骆驼，总是跟着那驼队蹦跳，喊叫。到后来，稍大些儿，见大婶每次听见骆驼铃声和歌声，果真忙忙地走出硷畔来，有的大人跟大叔和大婶耍笑说：“嘻！看这两口多粘和！……”有人晚上偷听他们的门，过后嘻嘻哈哈地说一些事儿。我们从孩子的心理出发，感到稀奇和有趣儿！

奶妈一生中美好和幸福的日子，大概就只这几个年头。不久，一九四七年，一个巨大的灾难降临了，大叔在一次运送军粮途中，不幸被敌人的飞机炸坏了。那天，当那副棺材抬进村来，全村人都哭了，奶妈疯了似的嚎哭着，她跌跌爬爬，还没扑到那棺材上，就昏倒在路上！……

从此，奶妈直至临终的近四十年当中，几乎没有过舒心和快活的日子。香玲当时只十一二岁，旺林才两三岁。为了这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她又当爹又当妈，许多地里的农活，掏地、担粪、播种、锄草、收割，都她去干。她是很刚强的女人，把对大叔的思念，和往后的希望，都转化成对子女的爱。对旺林，更是当作命根儿。有人曾多次给她介绍对象，劝她改嫁，据说，其中有个男人各方面很不错的，她也动过心，可她考虑到旺林，生